

貴

州

雜

憶

(續)

楊

森

### 魏德邁將軍來華蒞新

我在貴陽召開第一次行政會議，適值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蒞新，途經貴陽，我特地請他來講演，這位英俊高大，風度翩翩的美國中將，他觀察的敏銳，見解的卓越，以及他誠懇坦白的態度，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他的那一篇演說詞，充分表現他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我記得當年他是這麼說的：「楊主席召集貴省基層行政人員，在貴陽開會討論行政問題，這是非常有意義，有價值的事情。我是軍人，不懂政治，愧難有可資貢獻的意見，我祇能就我經過貴省這幾天裡的見聞，提出幾點向諸位請教。」

首先，我這次由雲南飛貴州，沿途見到山巒密佈，風景十分的優美，但是當我到了貴州，竟發現貴陽簡直就沒有牛肉、牛奶的供應，而我所見的貴州山野，青蔥滿目，水草肥沃，應該是很好的牧場，我不知道貴州為什麼不利用這種天然資源，發展畜牧事業，豢養牛羊？

第二：我所看到的貴州山地，似乎只有茸茸

的野草，而不見成林的樹木。森林是人類最大的財富之一，它不但可以保持水土，避免災害，而且它本身更有極大的功能，近代人的生活原素，最重要的是鋼鐵，其次便要數到木材，我想楊主席和各位一定已經考慮到了這個重大的問題，沒有森林的山上，是不是應該植樹？

第三、我發現貴州的交通設置未免太不夠，除了飛機，和鄰省的交通只有少數幾條公路，多半都很簡陋，路面不平，風砂太大，我不曉得貴州是否有足夠的財力興修，並且改善現有的公路。

他所指出的幾點，都很切實而必要，我不主張好高騖遠，徒勞無功，但是能力所及的事我們必須儘快完成。事實上，在魏德邁演說之前，行政會議早已開始討論我所構想的藍圖。

### 改良品種豢養好馬

畜牧工作，我的計劃倒不是魏德邁所提出的牛與羊，我迫切希望貴州能够成爲盛產良駒的省份，貴州產馬，而且貴州馬自有其特殊的優點。

由於貴州山多林少，地勢高低不平，所以貴州馬得到自然環境的鍛鍊，體格強壯，負載力大，翻山越嶺，履險如夷，惟一的缺點是過於矮小，外貌不大美觀，因此我忽發奇想，如果讓矮小的黔馬和阿刺伯的高頭大馬交配，或者可能使黔馬漸漸的變得高大。

在貴陽西南的平坝縣，當時設有一所中央養馬場，豢養阿刺伯的駿馬，恆在數百匹以上，這個直屬中央的機構我管它不着，但是我對他們的公共關係做得很好，中央養馬場每月需要大量的飼料，我用貴州省府的錢，代他們向各地搜購，然後原價賣給他們。我這樣熱心的爲他們服務，條件是請他們的阿刺伯馬來跟黔馬相配。

阿刺伯馬是世界第一名駒，世界各國培養優良馬匹，莫不搜購阿刺伯馬爲種馬，普通一匹阿刺伯馬約值六千元，種馬的身價就要高到十萬元左右。各國購進阿刺伯種馬，用以和本國最好的馬匹交配，往往可以收到驚人的效果，生出另具特色的「國馬」。譬如英國馬和阿刺伯馬相配，產生出來的新馬種，速度要比阿刺伯馬更快。

我國各地出產的馬匹，以蒙古馬為最優，因為蒙古氣候酷寒，冬天生下的幼馬必定凍死，而春夏兩季生的馬，到了冬天就可以培養好耐寒的體力，能够在冬天整季露宿而不致於生病，體力一強，負重力、持久力以及抵抗疾病的能力自然相形提高，因此蒙古馬體格壯大，肌肉發達，除了外觀不美，優點實在很多。

和貴陽毗鄰的清鎮縣，也有一座馬場，場長是留日的學生，專攻畜牧，他為了考察改良馬種，曾經到過阿刺伯與歐洲各國，我常騎馬到馬場去和他談天，他談到他的改良中國馬種計劃，用阿刺伯種馬跟蒙古馬交配，生出來的第一代，可有百分之七十的阿刺伯馬血統，再使牠配阿刺伯種，第二代就有百分之八十的阿種血統，再配一次，第三代，血統達到百分之八十五，再配，第四代血統能達百分之九十，這時候再用英國馬來配，最後所得的第五代，便是理想的中國馬了。

這種改良種中國馬，兼有中、阿、英三國馬種的優點，強壯、美觀、吃苦耐勞，不畏嚴寒，但是要交配成功，必需相當長的時間，因為由最初的馬種，象養四年以後再交配，一年後第一代出生，如此每隔五年出生一代，到理想的第六代出世，還得等她長到四歲，才得騎用，在時間上，則前後已歷時三十四年之久了。

當時我們的計劃，是想買到二十四匹阿刺伯種馬，十五匹純種英國馬，再挑選二十匹最優秀的蒙古馬，象養交配，到三十四年以後，就可以產出理想的中國馬兩三千匹。這樣不但培養成功我國空前未有的理想馬種，而且也同時得來一筆巨大的財富。

## 良馬血統雜亂無礙

我聽說駐黔美軍中，有一位很權威的畜牧專家，我為表示虛心求教，專誠請他吃飯，互相交換養馬的經驗，他說美洲從前根本就不出產馬匹，美洲馬都是由歐洲輸入的，後來在奧勒岡州多山地區方有良駒出產，對於品種的改良，美國人反對純血統始能相配的主觀觀念，他們只是挑選體格最好，跑得最快的馬交配，不管他們是什麼種。這種「血統雜亂無礙論」，我也認為是正確的。

談到中外選馬的習慣，我們發現有很多地方是截然相反的，譬如中國人最忌諱馬額頭上有一條白紋，迷信這種馬妨主，騎牠的人會死於非命。三國志中劉備初附劉表，就得了這樣一匹馬，名喚的盧。伊籍勸他不要騎，不如轉送給他的敵人，劉備不肯，後來馬跳檀溪，還是這匹馬救了他的性命。但是後來盧統騎牠，却又在落風坡被亂箭射死。美國人選馬就最看重額上這道白紋，他們認為馬額沒有白紋，等於是美女的頭上寸髮不生。我說我也不講究這道白紋忌諱，我養的馬，從來不管牠們額上有否白紋，同時我還覺得有白紋的反到鮮明美觀。

## 良馬「蹄白」「有旋」之論

中國人又忌馬匹兩眼之下有旋，兩股上有旋，兩肩承鞍之處有旋，而分別稱為「眼滴淚旋」、「拖屍旋」，和「滴淚旋」，據說有「眼滴淚旋」的馬容易生病，長「拖屍蹄」和「滴淚旋」的則將對騎馬者不利。外國人也是不理這一套。還有馬足的顏色，中外的觀念又是不同，我國認

為四足全白的最好，有所謂「烏雲蓋雪」，和「白鶴合鬚雪蓋尾，四隻銀蹄草上飛」的說法，那是形容最好的馬匹的，但若四足僅有一隻是白的，就謂之「孤蹄」，「孤蹄」最不吉利，幾乎沒有人肯騎。美國朋友笑着說：在歐美則恰恰相反，他們買馬的時候，看到「孤蹄」，一定毫不猶豫的買下，若是兩隻白足，就要看個仔細，三隻白足則在可買可不買之間，我國視為髒品的四足全白，他們反而不予一顧。我聽了哈哈大笑，我說這完全是一種習慣問題，他也深表贊同，說是以後準備專買些四足全白的馬匹。

## 罕見名駒全身捲毛

貴州有一種罕見的名駒，全身捲毛，非常漂亮，體格和腳力都很好，我第一次入黔時曾經見過，這回來當省主席，走了更多的地方，反到一匹不見。開行政會議的時候，我托各縣縣長幫我調查調查，看看究竟什麼地方有。後來找到一位鎮長，他有一匹捲毛馬，我問他是從那裡買來的，可惜他已經記不清楚了，他又告訴我，他那匹捲毛馬不很高明，因為他是由馬媽媽和馬兒子相配生出來的。由此可見捲毛馬的稀少，大概貴州人對他們也不怎麼重視。

我費盡氣力，得到中央養馬場的同意，請出他們的阿刺伯馬，來和我們的貴州馬交配，但是老百姓一看那些高頭大馬頓時就打退堂鼓，他們紛紛抗議說：「洋馬那麼大，我們的馬才一點點小，這一配，我們的小馬豈不要吃大虧呀？」

當時我真是啼笑皆非，就怕跟他們講道理講不清，我開了個頭笑，反問他們：

「那麼大漢子討了個嬌小姑娘，是不是也會生出娃兒？」

全場爆笑，於是這一個問題，就此順利解決。

我從兩三歲的時候，就酷愛馬匹，四五歲能够策馬馳騁，自此以後，我愛馬的熱忱始終不減，積八十多年的經驗，我對馬性略有所知。馬是近視的，任何動物走近牠，在牠看不真切時，牠最心慌往往驚厥直立，把馬背上的人摔下來，這是不可不防的一點。美國牧人訓馬，全靠氣力相搏，看是人摔落，還是野馬精疲力竭終於就範，我覺得這不是最理想的辦法，因為馬匹受驚，只有惹得牠野性大發，越來越狂暴。

### 馬靠聽嗅彌補近視

馬的聽覺和嗅覺很靈敏，所以牠是利用靈敏的嗅覺與聽覺，來彌補牠近視眼的缺陷。試看我們走近任何一匹馬時，牠總是聳動鼻子，或者擺動耳朵，那就是牠們努力的在嗅，在聽，我們應該發出柔和的「奧來！奧來！」解除牠的驚慌，這樣才可以和牠們接近。

戰國時代，知伯的忠臣豫讓為主報仇，行刺趙襄子，他漆身吞炭，使自己聲音容貌完全改變，躲在橋肚裡，趙襄子策馬經過，他的座騎驚嘶直立，不肯過橋。趙襄子覺得奇怪，喊兵士搜查，結果把豫讓捉住。一般都說趙襄子的馬有靈異，救了牠的主人，其實更可能的是牠嗅覺靈敏，嗅到橋下的豫讓身上有什麼怪氣味，或是他那把刀子有血腥氣，這才受了驚的。

### 馬的後蹄力量最大

馬的後蹄力量最大，蹬一脚足有千斤之力，可以蹬得坍塌，更能够致人死命，所以我們接近陌生的馬匹，萬萬不可抄後路，必須迎面走過去，寧可給他前蹄踢一脚，或者咬兩口，那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。

越是黑夜，馬匹的近視眼越看得清楚，因此深夜騎馬，可以由牠自己帶路，舊詩詠險，有兩句是：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」，事實上這種情況並不危險，即使是瞎馬，牠也能够利用嗅覺或聽覺，決不會自己走下池塘去淹死。

還有策馬行在懸岩削壁的地點，要使人馬儘量靠內而走，最忌靠岩邊，抗戰時有一位師長騎馬在深山裡行軍，就因為犯了這個大忌，馬匹忽然聽到砲聲，吃了一驚，竟然連人帶馬摔到岩下去了。

### 貴州還可養羊豬牛

除了養馬，貴州還可以養羊，養豬，養肉牛。黔西南的威寧縣從前出過美羚羊，我就任省主席後特地打電話去問當地縣長，縣長說當時還有一些，就是羊種已經不純了，於是我計劃等到太平洋通路一打開，到澳洲去買些純種驃羊來放牧。

貴州人很少吃過牛奶和牛肉，而牛奶、牛肉營養價值之高，是世間公認的，我也計劃採購乳牛和專供食的肉牛來繁殖。養豬除了供應民食，增加農村副業收入，我更發現在貴州養豬還可以大賺外匯。因為貴州天氣很冷，豬毛長得特別長

，而豬鬃是一大輸出品，我鑒於白豬鬃比黑豬鬃貴，所以派人到專門出白豬的四川榮昌縣，買了五六十隻白種豬，分配到各地繁殖。

有一次，我的一位太太譚我買些狸皮，送給一個沒有生育的太太，我上街去買辦的時候，遇到一位皮貨商，我問他，你府上那裡？他說他是上海人，我很詫異，我說你收購皮貨，貴州根本就沒有皮毛出產，你為什麼不到東北或者內蒙古那些地方去做生意呢？他的回答使我大出意外，因為他說貴州地僻人稀，到處都有深山大澤，蠻荒草原，照地理形勢說，毛皮應該是貴州的一大富源。事實上，貴州的野獸也很多，像虎皮、狸皮等，在貴州收購，價錢相當便宜。可惜的是貴州人不曉得毛皮是何等的價值，他們並不在冬天打獵，而春夏秋三季獵物的皮毛，長得不够豐盛，大部份都沒有什麼用處。再則，貴州人打老虎，重視的是可以入藥的虎骨，開剝時往往忽略了毛皮的完整，於是白白的糟塌了許多好毛皮。

我聽他這一番話說得很有道理，回去一打聽，事實確也如此，後來我勸導貴州人行獵要在冬季野獸皮毛豐厚的時候，尤其要重視皮毛的經濟價值，漸漸的，貴州也有了毛皮輪往各省。

魏德邁將軍建議貴州應該多植樹，植樹造林，不但有益於農田水利，同時樹木本身，也是一項重要的資源。在我本人就很有植樹的興趣，但是以我所會見到的植樹情形來說，政府訂定一年一度的植樹節，到還不如乾脆說它是「死樹節」，因為每年植樹節的那一天，各地官員爲了虛應一番故事，將許多長在山上的，生機盎然的樹苗，

連根挖掘，搬到城裡，再栽它一栽，栽過之後，又不好好照料，其結果是反而植死了不知多少棵樹。

### 貴州之寶——梓樹

貴州有一種最珍貴的樹木，可以稱做「貴州之寶」，這種樹木便是梓樹，梓樹每年初春開花，結實如蠶豆，樹幹修直，粗可數圍，枝叉細小，通常都有兩丈多高，真是全中國最好的木料，專制時代，梓木一向是貴州進貢給朝廷的寶貝，自從貴州發現了梓木，皇帝的靈輓全部用梓木製成，因此皇帝的壽品就叫梓宮，而老百姓用的棺材也美其名曰梓器。「梓」這個字幾乎成爲一切良材的代名詞，諸如木匠叫梓人，木刻印書叫付梓，而梓官一詞却是在「漢書」上就有了的。北平天壇的巨柱，也用梓木刻成。

我將多年以來研究樹木栽植的心得，提供出來，告訴貴州省各縣建設工作人員：「梓樹的樹苗栽下，一年後長得一二尺高，就要移植，否則主根長而鬚根短，樹就長不好了。移植的時候，鬚根附近的泥土也得一道掘起，一道種下去，這時主根因稍有折斷，生長較慢，而鬚根却從此儘量向四週伸展。梓樹最好移植兩次，才可以長成好樹，成爲良材。」除了梓木，我認爲貴州尙可大量栽植松樹。

我當場提供推行植樹的具體辦法，同時我說：「第一年我請各縣縣長自行辦理，但是明年再開行政會議的時候，我就要請他們提出成績報告。」第二次行政會議舉行之前，我先請保密局和調查局的同志幫忙，派人去替我嚴密調查各縣的植樹工作進行情形。

保密局屬於軍事系統，地方各縣警察局，有一位科長是由他們所指派，調查局隸屬內政部，在每一縣份派任一位秘書，省府所在的地方，則各有一位高級人員，專門負責和省主席保持聯絡，這兩位人員，不負任何名義，當然他們可以直接指揮各地的同志，由於這兩大單位機構健全，消息靈通，辦事保密，而且立場公正，不偏不移，所以我請他們負責事前調查，我相信我所獲得的資料一定可靠。

### 詳細調查植樹情形

第二次行政會議如期舉行，檢討各地推行植樹成績時，我面前早已有了三份詳盡而確鑿的資料，各縣縣長當然不會知道，於是當他們站起來報告，一連串數字歷歷如數家珍，什麼林場擴充了若干畝，樹苗增植了若干株，如今已有梓樹木若干，松木若干，我耳朵聽着他們信口開河，眼睛看着調查表上的一片荒蕪，一方面，竭力在壓抑自己胸腔裡的怒火。

一連聽了十多個縣的報告，我忍不住了，打斷了一位縣長滔滔不絕的謊言，我問他：「你有沒有去過你們縣裡的農場？」

他被我突如其來的一問，大吃一驚，心中明白我這一問一定還有下文，他不敢回答，十分窘迫的站在原處。

我追迫問他一句：

「你們農場裡究竟種了幾棵樹？」

他低下頭，嚶嚶嚶的答說：

「實在是因爲我們的農場離城太遠，我那邊忙，所以一直都沒有去過。」

我毫不容情的點明了說：

「你的話恐怕都不實在，頭一椿，你們的農場離城並不遠。第二，根據我的調查，你那個農場裡只有一片荒草，連一棵樹也沒有，而你却在說是植了梓樹多少株，松樹多少株。現在，問題很明白的擺在面前，如果不是我的調查不實，那就是你誣報成績。我請問你，我們兩個究竟誰是誰非？」

他再也無法狡辯了，只好俯首認錯。

「這都是我的疏忽，我應該自請處分。」

我請他坐下，再倒轉去一一詢問那十多位報告過的縣長，除開遵義縣確實種了十萬株樹苗，其他各縣全部是虛報數字，聊以塞責。

(待續)

愛護

中外雜誌

支持

中外雜誌

敬請訂閱

中外雜誌